

作家频道

贴春联

薛立全

贴春联始于一千多年前的后蜀时期。根据《王烛宝典》《燕京岁时记》等史料记载,春联的原始形式是人们所说的“桃符”,古人为驱避鬼怪,便在桃木板上画上神像,春节时挂于门旁,这就是“桃符”。到了五代,蜀主孟昶在桃符上题写“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词句,普遍认为它就是最早的春联。到了宋代,春节贴对联已经成为一种风俗,明代的时候才把桃符改称为“春联”。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北宋诗人王安石的诗句,把春节的景象描写得活灵活现。我时常怀念小时候老家过春节的景象,对贴春联更是记忆深刻。

小时候,每年腊月二十五父亲都会领着我赶年集,买完吃的和用的年货后,最后会去春联市口。春联摊位一字排开,摊摊相连,足有上百米长,每个摊位都有几个人在忙活着,地面上的春联铺成行,背后则用绳索拉起立式网格,整整齐齐地挂满春联,置身其中,仿佛淹没在红色的海洋里。春联的字体有的飘逸潇洒、有的粗犷遒劲、有的清秀隽永,春联的内容有的立意高远、有的紧随时势、有的抒情状物,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父亲总是选购字迹清秀、寓意美好的春联带回家中。

我老家贴春联是在除夕的上午。清晨,母亲会早早地打好一小盆浆糊,用作贴春联的粘合剂。这一天我会起得很早,先用温水把门板上的旧春联洒湿,片刻后,用菜刀刮下泡湿的旧春联。刮旧春联时机要拿捏的很准,时间太短或太长都不行,要么泡不透,要么结冰,当力度和时机拿捏的合适时,几副门板很快就会被清理得不留痕迹。

贴春联时,一般是大哥和二哥配合,大哥负责在春联的反面抹浆糊,二哥则负责往门板上粘贴,春联贴合时要上下对齐,先固定住春联上部,左手拉紧春联底部,右手握笤帚上下荡平,使之平平整整粘附在门板上。腊月天寒地冻,贴春联时动作一定要快,时间稍长就会结冰,此时要想贴到门板上,只能用火烤开,经此折腾,贴合效果将大打折扣。



贴完春联后,我喜欢和邻居小伙伴到大街上逐家逐户观赏春联,看看谁家的字迹漂亮,看看谁家又出了新词,一番评头品足。此时,大街上卫生环境整洁一新,大门上春联火红鲜亮,人们身着过节盛装,有的家门口还挂起大红灯笼,到处都是浓浓的节日气氛。各家各户的大门上,春联的内容和字体各不相同,我们边看边大声朗读出来,小学低年级的我,通过阅读春联学到了许多新词,增长了不少见识。记得我家大门上最常贴的一副春联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父亲是淳朴农民,识字很少,他把品质忠厚和知识尊崇印刻在骨子里,用春联寄托他朴素的人生哲学。

癸卯年春节就要到了,我早已准备好了今年春联的新词,尽管城市楼房少了一些乡下贴春联的隆重和热闹,但我照例还会书写春联贴在大门上,以传承习俗、增添气氛、抒发情感。

人生印记

学生时代的春节联欢会

姜宝凤

我读中专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那时候文化娱乐活动还是比较匮乏。但临近春节时,整个校园里洋溢着轻松愉快的气氛,因为每个班级都在筹办“春节联欢会”,那些由我们学生们自编自演的节目既开心又热闹,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班级举办春节联欢会,一般是由文艺委员负责并号召几个平日里比较活跃的学生来共同组织,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导演组”了。这帮人经常在课余或者晚自习之后煞有其事地聚集在一起,集思广益,来策划这一年一度的“盛大”活动。根据分工不同,有的负责选择主持人和拟写串词;有的负责动员学生参演节目;有的负责演出教室桌椅搬挪和氛围布置等,于是在紧张的学习中大家各负其责,积极行动,只想为全班同学呈现一场精彩的春节联欢会。

尽管组织和排练的时间比较仓促,但我们的春节联欢会照样办得隆重,同学们玩出了创意,玩出了青春,玩出了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中学生活。大家凑点儿钱,买些瓜子、糖、水果,再买些彩纸、气球、丝带拉花什么的简单装饰一下教室,在黑板上写上“春节联欢会”几个大字,课桌往四周一摆,腾出教室中间空场位置,表演的场地就布置好了。

当时风靡校园的流行歌曲,如周华健的《花心》、罗大佑的《恋曲1990》、刘德华的《忘情水》、张学友的《吻别》、齐秦的《狼》、任贤齐

的《心太软》等等,都有同学们主动报名演唱。有一些需要对唱的歌曲,如《明明白白我的心》《选择》《当爱已成往事》等,往往就有个别爱捣蛋开玩笑的同学暗中撮合或向导演组提议,由某某男生与其喜欢的女生来演唱。还别说,那时的同学之间情感单纯,不怕捉弄,有什么大不了,唱就唱呗。记得有一年,联欢会进行到穿插即兴表演时,一帮子男生非起哄让我这个五音不全的班长带头,与“班花”对唱《知心爱人》,音乐响起的瞬间我脸红到了耳根,正磕磕绊绊唱着,还有一个嫌事不大的男生跑上来硬把女生的手塞到我的手里,引得底下阵阵哄堂大笑。当然,联欢会上除了唱歌外,还有同学们自己编排的相声、三句半、舞蹈等节目丰富多彩。印象最深刻的是1995年那次联欢会,我班同学居然把赵本山与黄晓娟曾在央视春晚上表演的小品《相亲》也搬上教室舞台,那稚嫩的模仿把大家都逗得前仰后合。联欢会最后,全班同学在班主任老师的带领下齐唱《大中国》,大家歌声铿锵有力,一个个唱得热血沸腾。

时光清浅,往事如烟。转眼间,我已经迈入了不惑之年,而今孩子们的校园生活更具时代色彩。活在当下,感慨万千,几十年前那简陋的教室、淳朴的笑脸,总在每一个春节到来时,悄然涌上我的心头……

生活有感

心安则平安

茆琳

前些日子,和我有工作关系的老师、编辑、朋友们纷纷阳了,有个编辑,前一天还在微信和我谈稿子,后一两天,就联系不上了。她隔了两天告诉我,她也中招,正忙着一家人。我没见过她,可是这一刻,我心疼她。通电话时,感觉是那么雷厉风行的巾帼不让须眉的做派,这会儿会为了一瓶“美林”,在圈里求人。我鞭长莫及,因为早半个月前,我给她所在城市的一个朋友寄过药,由于快递的不给力,朋友还没有拿到。我只能安慰她,别的,只是在心里默默为她祈祷。

说到寄药,当时,我也犹豫过这药怎么寄,家里药也不多,这还有一大家子人需要备点儿。朋友远在600公里外,夜里私信向我求药,我当时没应下,可那一晚上,我就没睡着。早上,老父亲得知后,就整理了一包药给我。他说,我若不寄他去寄,他说不管后面药好不好买,先给需要的人。我寄之前给朋友发了药的照片,朋友让我留一半自己用,可见,父亲真的很慷慨实实在在地整理了一包药。他一辈子就是这样难得的好人,我大概也只学了皮毛。

我一度没有提笔写东西的精气神儿。但也总想写点什么。居家的我,和工作中完全是两个状态。陪孩子网课、做饭、整理家……这些琐事上身,朋友给的赞赏是“像个女人了!”我心里笑着反问,穿戎装的我难道就不像个女的。那些日子,我能想的就是尽量把每件事做细致。煮汤水,用消毒液擦洗家与外界有关联的物品,追着孩子喝水,煮偏方水泡脚……这一家子都有些嫌弃我的碎碎念了,可我心安,他们健康,我就不嫌麻烦。

提笔的激动,是缘于一个陌生电话,“真是抱歉,我把你车给撞了,唉,我可能是阳了,忽然有些头晕,就一昏头……”电话那头他的言语很含糊,但我的头瞬间大了!我镇定片刻,先出口的话竟是安慰

他:“你别着急,说清楚些……”我让他加了我微信,当他发给我照片看,我的天,我的车半个车身被撞出车位,侧面脸惨不忍睹,是真的严重。可我在心里真的丝毫怪他的意思都没有,就是脑子里在反复想,接下来怎么处理。我,不能下楼去主动见个“阳人”吧?先给保险员打电话,“您好,我也阳了……别担心,让我同事来跟进。”他的回复让我看到了春天。

十几分钟后,代表我到现场的工作人员详细勘察了我车受损情况,与对方肇事车主达成维修意向,他们的交涉,我只需要在电话里听着就行。他们给叫了拖车,我也不需要到现场,车就在傍晚天刚擦黑的时候被送去4S店等待维修了。这个过程,已经超越了服务的范畴,简直就是排忧解难。

我看着窗外,内心很平静,华灯初上,城市还是这个城市,疫情袭来,秩序没变,这人与人的温度仍在,让人心安。

后来那个肇事车主给我发来了一条信息“您好车主,我昨天因疫情去送人,头疼头晕,向后倒车时,突然眼前发黑,撞上了,问医院大夫是大脑一时性缺血。实在抱歉,等疫情过了,请您吃大餐!”这个陌生人,好像也不陌生了。我给他回复了“祝早日康复”。我又认识了一个这样的“阳”人。

记得曾经采访过一位城市的建设者,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建一个有温度的城市,要让城市里的每个人都变得更有温度,这个百年的城市也会更加有魅力。”

阳光下,我们能呼吸新鲜的空气,有时美好生活就这么简单。我一直以为我的职业是负重前行,其实各行各业都在坚守,为了守护这个城市的温度,每个人都在努力。



诗坛新作

我给黄鹂
写首歌

隋同玄

两个黄鹂鸣翠柳
老杜一语千古风流
可惜没有记下
当年唱咏的内容
今天又有两只黄鹂飞来
立在雪压的枝头
浓浓的黑眉
衬得明珠越发明亮
闪着期待的光
美丽的莺儿我懂你
你翕动的红嘴告诉我
为你写首新的歌
要把蓝天写进去
天越蓝
你的羽衣
映射的金光越耀目
要把白云写进去
洁白的絮儿
从小就是你最好的伙伴
青梅竹马一起游翔
要把翠柳写进去
千古咏唱
明黄与绿色的和谐
调合在一起
升腾成无尽的蔚蓝
染透了天染透了海
梁透了群山环绕的湖泊
染透了人们清澈的情怀
要把盛开的木棉花写进去
跳跃在枝头的你
如在火红的烈焰里
致意对英雄的崇敬
最后要把月夜写进去
波光曲里永远有
两个黄鹂的唱和
唱和过汉赋唐诗
唱和过宋词元曲
今天的白话民谣
更是抑扬顿挫
歌咏着
永不缺席的卿卿我我
岁月变幻时代进展
磨灭不掉永恒的主题
真爱浸润过的众生
无怨无恨更无悲伤妒忌
博爱化作金色的飞羽
翱翔在阳光里
拥抱着广袤无垠的大自然
明媚着每一个生命的心灵